毛詩講義

六

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詩之大序當自此始詩者志之所之也始曰心曰志曰情曰言曰詩曰嗟歎曰永歌曰聲曰音學者不可不細辨也易書禮春秋皆言而止惟詩言之不足係乎勸善戒惡之情動盪於中不自已也詩之在心為志心則寂然不動志則已有所思情則所思勸善戒惡之正而止乎禮義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由有情故動盪而為言言而成篇章則為詩然詩人之情言一人之善以勸天下後世之善言一人之惡以戒天下後世之惡自有優柔巽入之妙抑揚感慨之深故發言為詩可以詩名自言之不足至於永歌可以聲名而及其聲之成文則不徒以二者名而謂之音矣可以詩名三百篇是也可以聲名朱文公所謂言嗟歎永歌皆聲也皆情發於聲也蓋為詩者其中寓言之不足而且嗟且歎且歌之

安以樂生乎亂而爲詩者其音怨以怒生乎亡國而爲詩者其音哀以思其賦誦之者亦然識者可以其音而知其政假如玉樹後庭花之詩在陳歌之人知其亡在唐歌之可想陳之亡徵唐太宗遽以爲當唐之世儘歌此詩無關治亂此亦非也治世有治世之詩其音安以樂者本乎治而成因其成而歌君臣民物相感以永其和安用歌亂世亡國之詩於庭爲哉又如亂世之時人思治世而爲詩雖述文武成康之

石絲竹匏土革木無不克諧又如夔之論樂搏拊琴瑟以詠詠之一字專主人聲謂升歌而歌詩所謂言與嗟歎永歌皆總在詠之一字妙矣而玉磬琴瑟搏拊笙鏞下管則皆樂器協於律呂具乎八音以宣輔詠之一字此則詩之協於樂而樂之和乎聲也如今人唱曲樂器有黃鍾大呂而音調亦有黃鍾大呂此六律八音之和諧人聲而人聲之亦合乎律呂八音也故詩序之言音與虞書之言音不可不辨然而此

則論詩耳欲求情之正又當細用工夫易曰利貞性情也註者以為情其性則非正性其情則正矣非先正其情安能勸戒他人乎非存其心養其性又安能性其情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蓋總言三百五篇之詩其功用如此然不可不細論詩者太平之樂經虞夏商以前未論自周言之周

公當成王之時制為樂章謂之樂經以授之太師施之郊廟朝廷與夫王之起居燕寢而又有達於邦國鄉人可通用者其風則關雎麟趾鵲巢騶虞其小雅則鹿鳴至菁莪其大雅則文王至卷阿其頌則清廟至般此皆仁義禮智之言祖宗功德之盛天命人心之所係國俗王化之所基由此觀之治世之詩祭祀賓客燕居出入弦誦而歌吹之可以正君臣民物之得失動乎天地感乎鬼神而先王以之經正乎夫婦

如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成乎孝親敬長之義厚乎人倫美乎教化移乎風俗本三綱之正當時親炙而和平後世聞風而感發漸漬日化而不自知誠莫近乎詩之教也若夫世更治而為亂風雅更正而為變國史所錄聖人所删而僅存者精微要妙頓挫沉鬱長吁永歎廣言曲譬亦可以正可以動可以感可以經可以成可以厚可以美可以移而序者之意第言先王恐主乎治世之詩指成周盛時而言若亂世

之詩變風變雅存為鑒戒亦本乎先王以詩教天下之意也且正得失主人心而言也動天地感鬼神主交神而言也經夫婦至移風俗主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也詩之功用所以能如此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思無邪者誠也誠者即性其情之謂也至誠之道不言而信不動而章無為而成況乎形於聲詩歌詠之間乎且夫聞祈招之音使其能自克則克念而聖矣聞角招之詩使其不能興發

中之正也大雅小雅之正盡廢矣於是王朝之公卿陳古刺今而有變小雅變大雅雖先王之見美而昔之所無今之所有亦皆變中之正也國史者諸國皆有史氏因採詩而備録之蓋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至其為是詩也皆吟咏其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懐其舊俗者也所以録於下而陳於上著於今而示於後也又言變風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何也變雅多出於王朝之公卿變風多出

情斯為性其情者性其情者又本乎先王也被夫先
王之澤而誦治世之詩久矣耳聞目擊躬行心詠皆
此熟境也一旦忽見其君父兄與其國人子弟設施
注措有異於前日焉安有不陳禮秉義以切磋之乎
此所謂流澤之深自葉徂根也使其情不本於性言
不本於禮義聖人其刪之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奴立國尚仁祈天永命凡有可歌莫不揄揚於天地之間始乎受命而終乎求賢所關非止一事政之大也政由小而大故小雅先乎大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謂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制為頌詩大抵施之於郊於廟於羣神所美皆前人之德德不可見而美其形容彷彿之可見者功非遠成而以其功之所自成者告於神明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鬼神幽而顯神而且明也如臣工小毖敬之大賚

於廟中封爵助祭始朝而歌之並入於頌皆推本前
人之德之功君臣上下相牽不忘也是謂四始詩之
至也始端也至極也風一也小雅一也大雅一也頌
一也是詩之四端也有其端始然後有其名義有其
篇章有其音調推類而不窮定名而不越是名也理
極其至無以加之故曰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

歌而風之純乎正者也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先王之所教故係之召公從周公至南言化自北而南凡九字即周南二字也召公二字即召南也此謂文王之為西伯其國中有周召之地周公召公後分采邑採詩者取國俗歌謠以為所貢之詩其人感乎商之習亂而將亡喜乎周之習治而方興故美周而憫商言乎其國未暇及乎天下所以止為文王二南國風周南所得漢廣汝墳二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謂二南國風所詠乃文王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所感召江沱漢汝之婦人女子彼亦何知而皆由夫婦之理明君臣之義當紂之時何等風俗文王之國藹然禮義如此大人正已而物正豈非文王有以陰驅潛率之乎其後八百年之風聲氣習皆由乎是信乎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蓋欲學者習其文辭翫其音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緑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
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
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戒相成之道焉

古之聖賢未有不勤於夙興者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禹惜寸陰成湯周公坐以待旦夫晝以訪問夜以安身聖賢曷嘗焦勞勤苦若是哉蓋良心易梏夜氣所存精明純一平旦接物存之則好惡近乎人旦晝所為梏而又梏則放心不遠於禽獸聖賢所懼也故書有夙夜浚明亦有昧爽丕顯之語浚明者日宣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昧爽者昧明之

不能夙興夫人無警戒之言風人陳道秉彝者豈不深憂君子因風之始變而觀其譏刺亦本於衽席故曰易首乾坤書釐二女詩係二南禮記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人道之大可不兢兢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門内謂之著親迎之禮孔子與哀公言之詳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日月取象君臣不能照下亦言朝昏相從無所忌憚之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古者挈壺掌漏雞人告時挈壺氏周司馬之屬有之

其官下士六人挈讀如潔髮之潔挈者懸繫之名刻
謂置箭壺內刻以為節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
記晝夜昏明之度數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
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求大功者欲求為霸

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緯候書注云把天子之
事國語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襄即莊孫僖子
以父祖已爲盟會之長可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
民衆負恃强力故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求而得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
故陳古以風焉
畢以掩兎爾雅噣謂之畢注陰氣獨起陽氣必止畢
或曰噣因星形以名之網小而柄長弋以射雁以繩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諸序獨此舉國之名見通國之人皆嫉之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謂莊公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長於舞射不能哀痛以思父端莊以正身威刑以肅下而更有他日求昏之志焉是莊公之可耻也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民至以碩鼠刺重斂者其國可知矣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孔氏曰諸篇皆有深遠之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四鄰即桓叔謀伐晉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

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

桓叔有德沃是大都國人叛從桓叔國危矣而昭公

不知春秋之前惠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

三十年晉潘父謀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君子忠於

晉而為此詩樂而不憂從沃者不敢告人愛昭公者

逆晉侯下隨納諸鄂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世為晉彊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
九族晉非無宗族不能親之也非無彊家不能用之
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朝廷卿大夫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
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能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之信讒最著於申生又殺羣公子慘矣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忘我者謂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晉文公獻公子秦康公之舅也秦穆夫人秦康公之

母亦晉獻公之女文公異母姊也文公生於狐姬夫人生於齊姜婦人以姓為字曰齊姜係於本國如曰秦姬則又係於夫之國也文公未反國康公母秦姬已卒穆公納文公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陽見舅思母及其即位晉文公已卒秦康公追舊日渭陽送舅思母之情而為此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古者因井為市井田之中亦可交易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賜之玦而後行古之道也去君而猶思君卷卷之忠也檜國鄰於虢而居於濟洛河潁之間鄭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焉故曰國小而迫也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所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心猶不能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周室入厲而壞至宣而興至幽而大壞檜將并於鄭

而其君不能自存其臣思周道之盛時王室尊安諸

侯之國小大皆奠其居也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明王賢伯也

明王賢伯於諸侯能督察之紀理之勞來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為七月之詩陳述周家興王之功業也周公相

成王成王幼管叔蔡叔流言周公居東征之其身離

乎朝廷其心在乎王室遭此變故恐成王之惑於流

言而不知創造守成之不易凡公之所為鞠躬盡瘁

述之為豳國風焉葢於祭祀之時亦有吹豳籥而歌
豳詩者鄭譜以為公劉太王居邠之風俗葢太王未
遷岐以前猶在邠觀其來邠止旅迺密及其遷岐從
如歸市可見周人之愛君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之詩乃周公救亂所為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者以惑於管蔡之流言也公乃為此詩以遺王欲王

言未必有其言而有其意大夫足而成之周公攝政元年有管蔡及武庚淮夷之叛故居東征之歷涉三年而歸凡征行莫不辛苦上知之而能言之則為治世上不知之而下自言之則為亂世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此詩已遺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之詩也周公之美而朝廷之刺

周公豈欲其有是哉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美其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周公誅伐四國成

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致政之後欲老而

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非不知周公也

特惑于其初耳

毛詩講義卷十二

宋 林岊 撰

詩序二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鹿鳴之詩乃燕羣臣所歌也羣臣而曰嘉賓以德言也既設饗飲之陳饌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之中以將其厚意而酬侑之然後人人佩荷恩德皆得盡其

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杜甫曰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忍棄此物君臣之道非相為賜之求也而下承上施其盡心報上持美效君自有不疾而速者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使臣之來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則說詩言外之意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君遣使臣歌皇華之雅以送之託言皇華在彼原隰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蓋燕饗通用之樂歌又儀禮於笙入間歌之詩皆用此蓋取禮物之盛也雅本為於成王之時序者曰文武嘗以六篇之理治內三篇之理治外憂勤積累數世矣至為魚麗之時乃終於逸樂而萬物盛多可告神明詩人故為此一篇以美其盛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鄉飲酒鼓瑟而歌鹿鳴之三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

華黍燕禮鼓瑟歌鹿鳴之三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

白華華黍前樂既畢皆一間歌一笙吹凡六篇秦亡

其辭毛公為訓詁分衆篇之義各置於篇端其義與

衆篇之義舊嘗合編故存當云鹿鳴之什十三篇今

其為於太平之時故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夫太平之治其致之非一日矣及其成也不
與賢者共之則持守之道難矣不樂與賢者共之則
亦無以得人之歡心矣不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則亦
無以感召天下之氣類矣豈惟治之已成哉治之始
治之中治之終皆當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之詩言人君樂得賢者而用之也得賢則

六月北伐宣王豈得已哉撥亂興衰不得不然夫是之爲應兵况有良將如吉甫方叔乎况有居中之賢如張仲乎序言小雅之廢厲王所以亂小雅之復宣王所以興

采芑宣王南征也

古者將寓於卿而兵寓於農平居無事六師之將即六卿之卿也宣王中興復古修明井田之制詩人以采芑歌之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此序乃言宣王於復竟土之後又修其車馬備其器械以再會諸侯於東都是未修車馬未備器械則不敢以與諸侯行會同之禮然而會同之時又有射御田獵之事先因田獵又選車徒以往備再田獵也是事皆先具也

鴻鴈之美宣王以其能勞來還定安集萬民於離散之後也宣王非親之也善委之使臣也毛以為侯伯卿士侯伯諸侯之伯卿士王朝之執政者也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之誨非一端也鄭以為求賢人之未仕者

祈父刺宣王也

刺司馬之不得其人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此詩乃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者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此詩亦言夫厭其妻而妻去其夫之意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斯干者宣王當中興之日再考成其宫室而詩人歌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幽王時鄭桓公友亦為司徒此番氏為司徒別一人
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
所以為政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此篇刺幽王之惑於衆謀不能從善也旻閔也以時

之可閔而呼天其曰小旻或别於大旻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之詩乃當亂世而思謹其身以無負其先人不惟勉其君且以自勉固聖人之所取而孝經之所録也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幽王取申后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觀其詩詞孟子所謂小弁親

寺人即巷伯伯者近習之長日見於君猶被讒焉幽王之時王后太子大夫多以讒廢而大臣如蘇公小臣如寺人皆不免矣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講明天下俗薄朋友之道絶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欲其厚也必先於朋友之義理不明人倫俱虧馴致於亡國喪身之由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大雅有大明題此以別之耳

鼓鐘刺幽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桐柏山在南陽之東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政疵民怨聞樂而悲故為是詩而思古幽王之樂豈非古與樂是而人非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疆者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經界之理者有遂有溝有澮有川以疏導之也古者夫間之遂距於溝畛下之溝距於洫涂下之洫距於澮道下之澮距於川路下之川距於海周有匠人之文禹盡力溝洫而丘畎澮距川故謂丘甸之法因乎禹也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而少康

朝者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易之否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文王視民如傷幽王視民如禽獸此興亡之判也

靈臺也臺亦可以觀天文非徒登覽之謂靈臺之基

至漢猶存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之雅言武王之繼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業也此一篇大旨成王之孚在於孝思維則世德作求在於繩其祖武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伐非武王之得已也廣聲即文王之聲也文王又

積累於世家發揮於言意忠而且厚其仁及於草木是宜其能内睦族而外養老以成福禄也仁民愛物輕重之倫固有之而此詩之序不謂此也或曰能愛物則必能睦族養老以此解能字亦非序者之意也序者之意賛論行葦之詩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酒者人之所共樂也閭閻之賤有欲飲而不可得富貴之家或濡首而不知止故記孔子者惟酒無量不

蔡之亂而周公之東征五六年間成王之幼而召公諸公未嘗不斯須成王之側以金縢而推其言猶待風雷而發則古人正諫有道而仁義禮樂之言祖功宗德天命人心之所係想動容周旋皆熟於成王之心耳矣及周公之歸制禮樂定洛邑名公之獻誥純以德諫其書乃顯周公之所定大雅自文王至假樂亦可畧備矣而名公又為之三篇焉其書乃成古大臣之用詩書以事其君者若此也

此美也周公之意豈願有此詩也宣王承厲王之餘烈立志剛修身謹遇災知懼天下為之喜百姓見其憂於是有此美之之意而仍叔乃述之為雅耳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天下復平建國親諸侯之權在上所以可美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名公平淮夷
淮浦之夷蓋散處毛以為在淮浦而夷行者徐戎亦其一也縣亘泗楚雜在中國自伯禽嘗征之入春秋之深淮夷亦嘗與諸侯衣冠之集種類多矣小雅廢而四夷侵宣王中興興衰撥亂命名穆公上下江漢之間平定尹吉甫所以美也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詩無其字而創為之名者極少此二字乃名公之至

意尹吉甫嘗畧述於江漢而名穆公又自為一詩所
說乃美皇父休父之為將而美宣王之命將燕穆公
平淮夷而二將平徐土則王之武功亦可以為有常
德而立武事矣猶慮其黷也詩本以美而序言其戒
察其辭知其意乎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幽王變大雅二篇
名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名公之

蓋相成王而率諸侯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亦清廟之所歌也當其時豈敢以太平告而序者推言之耳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舞之樂歌也象則文王之樂内則十三學舞勺勺告成大武之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左傳所謂象箾南籥也箾字與梢同舞之所執籥笛類也

亦舞之所執南二南之音也祭統曰下而管象孔氏疏詩以為文王有擊刺之法武王象而為舞蓋疑其為武舞矣孔疏春秋本於杜註又以為南籥既是文舞象節當是武舞此說愈為支離其實武王象文王之功而為此舞主於文德而基武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成王即位之後周公攝行其政事七年至是周公復辟成王即政諸侯之來助祭而於廟中歌此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王大王以下也先公不窋以下也此共祀之樂歌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周禮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而歌此乎蓋以后稷配天而詩中推文武之受命耳后稷其肇祀而文武其基命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古者郊以報本反始而尚質故祀天以祖配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明堂以備物告成而尚文故祀上帝以禰配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此巡狩之禮乃武王舉行而周公頌之也非武王之自為頌也武王既定天下巡行其守土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乃為告至之祭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國語曰周

文公之頌大抵武王克商之後而有此頌豈武王自為之為之者周公其人抑亦在成王之時蓋將以為後代巡守之法祭必歌之

執競祀武王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國語曰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然則頌非周公誰能為之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者諸侯來朝因助成王之祭將歸遣之於廟而歌此也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武王伐紂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殷之後於宋蓋以武庚君於畿内微國本亦在紂之畿内故從之别封宋國其後成王乃命微子為商後二王之後以天子禮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服色

豐年秋冬報也

緜衣繹賓尸之樂歌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
也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也周繹商肜又祭以求
神也以賓事所祭之尸曰賓尸高子之言非是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文王之舞曰象詩有維清武王之舞曰武詩有大武
而勺者周公相成王所為告成之詩歌也大武本於
維清而勺本於大武猶虞書之述堯而夏書之述虞
也王者功成然後制樂其初用前王之樂以教化又

其次述前王之功德以為樂又其次乃自為樂而其實不敢自為惟推明前王之功德以寓諸形容而見諸歌舞焉則成王之樂其名曰勺是也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謂成王也先祖之道則遵養時晦與夫時純熙矣之謂也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講武而歌此類禡皆師祭述武王之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賚者武王既有天下之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崇德報功之詩也古者大封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雖大賚以錫功然所錫予皆善人也有不善者則不得於武王之朝而封於武王之世矣周公本其意為此詩以歌於廟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武王有時邁而成王有般般非樂也所以持其安而

魯其可量乎史克言之乃詩人之性情而僖公未必盡能充之季文子所請諸儒以為在僖公既沒之後蓋以文子於文公之世乃見駉者頌僖公能遵守伯禽之法周公自武王時封魯而身在周家至其復辟成王命伯禽大啟土宇而周公亦之洛不之魯也伯禽之法即周公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又能務農重穀即牧馬言之亦可見坰遠之野避民居與農田也魯人遵之以下義通三篇行父季友之子史臣

惡人感化也魯禮得立四代之樂米廩虞庠也序夏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定謀獻馘受成告克皆在泮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宇土地居處也詩言常許故序以為主耳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微子得行商之禮樂而周用六代之樂太師有商頌

言其法度如此耳

長發大禘也

禘宗廟之大祭也鄭以為郊非矣夏商四時祭亦有禘周無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惟五年一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周人禘嚳於其廟以稷配商人禘嚳於其廟其以契配歟

殷武祀高宗也